



林继昌作品集·下篇

浮世文辑

● 黑龙江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林继昌作品集·下篇, 浮世文辑/林继昌绘. —哈尔滨:
黑龙江美术出版社, 2009. 4
ISBN 978-7-5318-2264-6

I. 林… II. 林… III. 油画—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J22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57621号

主 编: 陈映欣
执行主编: 孙晓枫
编 辑: 林思龙 朱少丹
封面设计: 孙晓枫
设计总监: 孙晓枫
校 对: 刘 深
摄 影: 全南海 刘清华 翁志雄
平面设计:  平行計劃 林思龙
PLAN PROMOTION PROJECT

书 名: 林继昌作品集·下篇 浮世文辑

作 者: 林继昌
出 版: 黑龙江美术出版社
地 址: 哈尔滨市道里区安定街225号
邮政编码: 15001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李旭
发行电话: (0451) 84270514 84270525
网 址: www.hljmss.com

印 刷: 佛山市华彩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mm×1194mm 1/16
印 张: 11.5
印 数: 1-1000册
版 次: 2009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09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18-2264-6

定 价: 128.00元(全套二册)

陈恒昌

林继昌

别署林济昌，浮世凉棚主。诗人、艺评家、画家。

1963年出生于广东揭阳，现居汕头市。广东作协会员，历任过汕头市青年文学协会会长、汕头市现代人诗歌协会副会长、汕头市作协秘书长、汕头市伟南文学奖及桑梓奖评委等。

主编过民刊《新潮人》报、《中国红俑》杂志。曾经在《羊城晚报·粤东版》、《汕头都市报》、《丹青典藏》开设过专栏；策展过“中国红俑首届现代书法文化展”（1997广东画院）、“突围·实验展”（1999汕头）等。著有个人诗集《断崖·梦》及网络文集《浮世凉棚主文集》。诗文散见于《作品》、《当代诗歌》、《诗林》、《中国现代诗》、《羊城晚报》、《画刊》、《艺术界》、《画廊》、《美术界》、《丹青典藏》、《收藏与鉴赏》、《现代书法》等报刊杂志。





夜色 布面油画 55cm×70cm 2008 (林继昌)

目录

序	9
---	---

诗心若觉悟 丹青着灵境

文论辑

画说中见	14
“未名展”的意义	15
展示书法表现的一种姿态	17
——“中国红俑”首届书法展综述	
黄国武：混沌之恋	20
取万古心胸，炼山水精神	23
在理想与现实的裂缝里行动	25
生命之舞	26
拓展与守望：潮汕新生美术的当代处境	28
怀念诗歌	34
永恒的心灵现实	36
世纪末画坛的一哨绝响	37
郭莽园的文人画	39
凡斯：桃花筛落一片光斑	41
生活在此处	43
民间写作之前卫现象	45
王绍基：从冷抒情到暖意象	51
陈映欣：野气与雅气	53
方向：觅一个自在场头	56
物我互动：更真实的绘画	59
“吴怀峰画展”序	61
“冯伟水彩画展”序	62

水墨清华	63
——刘清华画展序	
孙晓枫：“芭比”的虚拟与真	64
晓枫水墨	67
陈训勇：墨蚁之喻	69
卢小根：当代水墨身份的自觉及图式探求	72
留住飘逝的面影	74
守望家园	75
——“潮汕风”画展六人作品综述	
迷离的乡村	77
——“林钟远油画展”序	
审美理想与操守的坚持	78
萧庆书散论	80
荒诞的叙事：关于杨培江乡土画创作的对话	84
全南海：为一座城留个背影	92
内心的家园	94
躬身入局：傅剑锋和他的“管子画”	96
从身边出发	97
一笑村	98

杂言辑

在岁月与世态里顺水漂流	100
雷击一枝新绿	101
临终的眼	104
“食协”，一个文人圈子的后现代隐喻	106
吸烟者说	108
游手好闲	109
毕加索与杜尚	110
蒲作英	111
真人秀	112
另一种谋杀	113

另一种阅读	114
香格里拉之旅	115
绕不过去	116
想点河上的事情	117
后现代小贩	118
命如玩笑	119
吃螃蟹	120
文人或文人的耻辱	121
四分三十三秒	122
门	123
怀念老Q	124
一个人的兴奋	125
玩食成家的张新民	126
茶品潮汕 韵足香远	127
宋聘号：笼一片茶史烟云	128
阿里山茶宴记	130
阿花	131
最后一只老鼠	133

诗歌辑

诗歌写作：从情感到心灵	136
鸟之梦	137
意象	138
远山	139
生命之述	140
诗人何为（组诗）	141
参月（组诗）	143
秋	145
冬	146
青春的背影	147
梦呓或掷骰子	148

黑色之流	149
雨幻	150
冬的启示	151
神游	152
夜·极	153
太虚之屋	154
门	155
中国的古鱼	156
人荷	157
摘月的人	158
每天朝着夕阳走去	159
雨中	160
最后的孤独	161
树	162
白描	163
午间听古典音乐	164
死亡是一张薄薄的窗纸	165
等待	166
人物像二首	167
飘忽（组诗）	168
天鹅·湖	172
女孩的梦和她的猫	173
——给C	
雨天	174
秋夏之交	175
风尘女子	176
化	177
——从李叔同到弘一	
后记	178

序

诗心若觉悟 丹青着灵境

温远辉

在我的心目中，我一直顽固地把林继昌视为诗人的。这不仅是因为他从事诗歌创作，他的诗人本质，还因为他忧郁的眼神。

我和继昌相识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们一起摸索写现代诗，一起编诗歌小报，一起发表作品。那是个诗情燃烧的年代，民间诗歌活动、诗歌社团、诗歌小报纷纷登场，一时风起云涌。大学毕业回到家乡教书的刘子乐也激情澎湃，张罗成立了“啤酒花诗社”，又油印（后来铅印）了几期“啤酒花诗报”。我和继昌，还有何雄华君成为诗社的主要成员。其实，我们那时都散居四处：我在广州，子乐在普宁，雄华在深圳，继昌在粤东汕头。那时路途遥远，交通十分不便，电话难打，唯有靠通信联系。在这样的条件下，诗社和诗报竟然坚持了几年，实在是很不容易的。可以说，正是诗歌，把我们之间的情感紧紧维系在一起。对诗社和诗报，出力最多的，自然是子乐和继昌。他俩性格恰好互补：子乐浪漫冲动，兴奋地在前面鼓动张罗；继昌沉稳缜密，平静地在后面筹划运作。继昌予人印象是平和的，亲切而随意。朋友们坐谈时，大抵由他来执壶沏茗，分置瓜果点心，照拂往来。他的细腻与良善处处可见。交谈时，他大抵是轻声细语，舒缓柔和的，极难见到他长论与雄辩。他的儒雅与宽仁时时可怡人心。但诵其诗，品其文，却可以发现，他有截然不同的另一面：思想睿智，心态孤峭，语言锐利……他将自己成功地处理成两种形态：日常生活中是常态的，平和流俗，水波不兴；诗歌文章中则是异态的，敏锐傲啸，意兴遒飞。平和儒雅的外表下，是一颗孤独骄傲的灵魂，他的内心世界永远是旷远萧疏的。而这样的心灵难免忧郁和感伤，不经意间，深藏着的忧郁，也会被眼神轻轻浅浅地泄露出去。敏感、唯美、感伤、惆怅、忧郁……这些字眼里所包蕴的物质，可以将一个庸常者改变成善感的诗人；而一个诗人，不可避免地要终生携带上这些摧折人的字眼。二十多年过去，岁月的流水并没有将继昌眼神的忧郁带走，相反，随着艺术世界的不断扩大，它更显别样意味了。

有什么样的眼神，就会有什么样的世界。继昌具有很强的艺术感知力。多年来，他的不安份的灵魂，他不断求道问禅的心灵，使他在多个艺术领域里不断求索。他穿越时空的诗人之思，帮助他在生命、社会与自然之间寻找交汇之所，帮助他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寻找契合之点。中医药典、佛经、哲学……他皆兴趣盎然地涉足；茶道、园艺、美食……他亦美美孜孜地赏鉴揣摩。二十多年过去了，不经意间才发觉，继昌身上又多了几条艺术的“绶带”：美术评论家、小品散文家、油画

家……这真让我感叹不已。我虽然知道，艺术是相通的，但以人之有限精力，而能四处旁猎，四处开花结果，我自愧弗如，所以更要赞叹继昌的艺术天份和他求索之心的孤直劲峭了。

二

继昌曾出版过诗集《断崖·梦》，收录的全是他创作的现代诗。粤东潮汕地区的古体诗词创作风气颇盛，诗词社团长期兴盛，后学继承者络绎不绝。我认为，这和那里淳朴民风以及传统文化观念的植根民间有很大的关系，也和那里的方言保留大量古音古词，易于解决用韵声调的难题不无直接关系。所以，在那里，写现代自由体诗，赢得乡人的尊重，产生相当影响，或许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所幸，那里创作现代自由体诗的诗人层出不穷，他们面海临风，引领时尚，及时引进文学新潮新风，掀起现代诗歌创作的浪潮，让汕头一度成为广东现代诗歌创作的重镇。继昌即是其中的主要骨干，是青年诗人中的佼佼者。他不仅致力于创作，还倾力组织了多次诗歌沙龙、诗歌采风活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继昌主持汕头市青年文学协会，组织青年诗人、作家们进行了一系列活动，影响至今，仍有人不时提起，喟叹缅怀。

继昌的现代诗创作，似乎在上世纪末戛然而止了，进入新世纪以来，兴趣完全转到了美术评论和油画创作上。我不知道这根本的原因究竟出在哪里，想来，这自然和他兴趣爱好太广泛是有联系的，也和他人生阶段的觉悟有关。就继昌而言，写诗的历程就是不断灵悟的过程，不断安妥心灵的过程。正如他所说的：“在我的写作中，诗一直是内部世界和外部世界寻找对应同步的印迹。个体生命从无序到有序，中间要经历过无数次痛苦整合，写诗的目的即为实现最后达到的那种大体上的安宁状。”由此可知，继昌诗歌创作的旨趣追求了。

这般的旨趣追求，无疑，诗中便有了参禅了悟的味道，有了虚空澄怀的感受。古人言“圣人含道映物，贤者澄怀味象，至于山水，质有而趣灵”，追求的正是生命个体对自然景观的独特非常的证悟。读继昌的诗，古典的况味，现代的意识，与山水意象、诗人寥落空疏情怀，紧密地揉合在一起，表现了诗人独到的生命体验，传达出诗人在烦嚣中力图挣脱羁绊，进入明净澄远境界的心绪。《太虚之屋》、《中国的古鱼》、《人荷》诸诗，皆可归于此类。

继昌创作诗歌走的是内省的路子。内省，即是回光返照自己的内心世界，并用心灵之光去烛照外界。这类诗所呈现的意象，外在景观大多变异，为诗人任意取舍、拆解、拼合，成为心象的表现。其表现特征，一是内视，披露心境与心态，表现内在的体验与感悟；二是冥思，神游八极，在特定的世界里，任思绪翻腾卷曲。继昌的《神游》、《黑色之流》、《雨幻》、《远山》诸诗，内省的特征都十分明显。

着重于表现内省，这和诗人的诗歌观念有内在的联系。在我看来，优秀诗人都不可能缺少对内省的自觉追求与合理运用。诗人着迷于诗，诗人不同于小说家，就在于诗歌的独特性、不可替代性。诗歌的独特魅力并不局限于语言层面，语言是诗的敌人，也是诗的工具。诗歌的独特魅力在于它通过语言的奇妙表达，构想了一个诗性世界，一个诗人无限憧憬的虚幻世界。诗人正是

为了通达诗性世界而写下一行行的诗。一个不懂得冥想，心灵中没有构筑起自己憧憬的诗性世界的人，他写下的必定不是诗，而仅仅是分行文字，是散文的分行，或者是口语的呻吟。聪明的人可以把分行文字写得很俏皮、机警、布满智理的味道，而只有那些有“灵”的人，才能创作出诗来。诗必然是由“灵”引导，通向“灵”的世界。因此，我们才说，真正的诗人是用心灵写诗的，也是为心灵写诗的。这正是为什么诗歌和哲学、宗教、山水、美术更亲缘的原因。在人生繁艰漫长之途，是诗歌让我们的心灵皈依。智慧的诗人总是让诗歌再简单些，再朴素些，因为简单和朴素，才能让心灵真正了悟、真正澄明。

“一条路被我无意拉长/荒村远成孤岛/如你超脱凡尘/地球变成一只泥苹果/你从不轻蔑/也从不染指/却永富于高贵的启示/芳踪烁烁//这时我的一次沉思/便暗示着一次堕落/该去流浪呢/月下之路全是光路”（《孤独》）这首诗诚如标题所示，写下了诗人孤独的感受。但是什么让诗人孤独？正是诗人的冥思以及对遥远世界的注目，是诗人诗心的有力律动和对现实中的无可奈何的对抗。

诗人在冥思中构筑诗性世界，画家又何尝不是如此呢。继昌说：“当诗人的灵悟瞬间直达彼岸，他们将开始嫌弃自己已经十分纯熟的裁剪手艺了。”我愿意相信，诗人继昌正是因为憬然醒悟了，才停止“纯熟”的诗艺，转而去拾起生疏的画艺，用线条和色彩去涂抹出他心中构想多年的诗性世界。

三

翻阅此册书卷，发觉大半文章是美术评论，对此，我只有惊异于继昌的多才和通达之能。对于美术，我实在是门外汉，每立于画前，便肃然而心怯，讷讷而不能言的。

印象中，继昌介入美术评论，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吧。他和同道办了一份名为《红俑》的刊物，主要是刊发美术评论和美术作品。继昌评论的美术作者，是从身边开始，从关注、推介潮汕本地的画家开始，进而扩大到介绍、评述其它各地的画家。继昌的这一点，甚合我的脾性。我一向以为，评论家有大有小，不必每个评论家都成为大评论家，都好高骛远，居庙堂而高视阔步。更多的评论家是应当将目光收回来，关心身边那些尚在努力又尚未成功的对象，推介他们，鼓励他们，予他们回声和暖意的注视，也是有价值之事，是更能见出评论者心善德仁之事。这样的关注推介，当然要以真诚为底线，不掩恶，不溢美。小小的鼓吹是难免的，但于文艺的进步，多少都有益处。我读继昌的美术评论，读出他的真诚与认真，读出他的平和与宽容，当然也不乏敏锐与准确。他从专业的角度予以评鹭，而非空泛而议，这说明了继昌在美术理论上很下过一番苦功学习。

作为诗人，继昌的美术评论自然有其特色，那就是他论画时，常从画家的意识和心态入手，从画的境界拓展开去，去捕捉画家的心灵声音。其次，是善于将画家的艺术追求与文化的传承、文化环境和文化创造力结合起来评说，将画家从个体状态中放置回群体中间评说，从而更加彰显

画家的艺术个性和独特的意味追求。

我还感觉到，继昌在评论时，也在寻找他所认为的当代美术发展的诸种新的可能性，他在思索如何将中国画的传统元素与西洋画技艺的有效结合。事实上，他自己尝试创作的一批山水、风景、风俗油画，就是他求索的体现。我看那些画所体现的都是继昌心中的风景、风物，是诗人心中灵境的外化。

像继昌这样没有受过严格素描、写生训练，半路出道的“画家”，其画能予人耳目一新的惊喜感受，与其说是他这些年美术理论浸染的成效，不如说是因为他的诗人本性，他的诗人灵悟的结果吧。

四

继昌的散文大抵以短制为主，类于小品文。其内容颇杂，吃美食，论茶道，听音乐，谈茶史，旅游，怀人，记叙日常生活中的人与事……真是随手拈来，花样繁多。可喜的是，这些小品文，充满情趣，见出作者的真性趣，读来自有清爽怡人的妙味。

由小品文，我想到继昌的为人、性情，习气，以及他对世界与生命的颖悟方式。继昌一直努力让自己觉悟，一路走下来，今天一定是觉悟了，方能有不俗的成就。这都是灵悟的造化。但有多大的造化呢，我却根本未明就里。禅偈有云：“说个佛字，拖泥带水，说个禅意，满面羞惭。”此中禅意，玄妙得让我头晕呵。

五

放眼中国古代，多少词人骚客，皆是丹青圣手，而画界中人，许多都精于填词作赋。诗词之余，悬腕而写擘窠大字；皴皴而空处，濡银毫而文采焕然。这些都是无限风雅之事。我常思慕古人，而不免慨叹当下技匠流行的现状，离艺术的真谛，怕已谬出万里了。

诗人而好丹青，其诗性思维和学养，应有助于将丹青性情化，并可弥补技艺上的不足。画家若能好诗，相信其对艺术之境的理解会迥然不同，心灵的活泛，情趣的融入，当可使窄小画幅中蕴无限之灵意。

正由于此，我是加倍钦羡继昌的修为。但我深知，我虽向慕，终不可至。

因为我也知道，我身边的朋友，名叫林继昌的诗人画家，仅此一人。

2009年3月于穗

（本文作者：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秘书长，诗评家、诗人）

文 论 辑

这辑文字是我自1996年以后将落在文学的视线逐渐转移到美术界所留下的一些印迹，多数为应身边较为熟悉的艺术界朋友之约而作。这种参与使自己对艺术的认知由表及里，但同时将自我否定而前后矛盾的观点反映在这辑文字中。所以我更期望读者将每篇文章看作随笔，因为若作评论看，其中一些评说显然失当。作为避嫌的一点补救，文章均按时间先后排列。

画说中见

传统国画多以一丘一壑、一草一木，或者飞禽走兽等自然景物昭显宇宙，人在自然之间，便如微尘渺小。文明在向前推移着，现代人囿于环境，画家的着眼点有所不同，眼界截取以人事为多，人同为自然之子，只是进化了。中见着眼于人，给人以社会舞台，人往前站的结果，隐匿了宇宙的大背景，突现出形相之实。“心远地自偏”，若以传统的宇宙观观照现代人，我们看到的是情感扭曲、在真实中变形的影像。画家在创作时自觉或不自觉地将人物作夸张、变形，这种变形能够将观者的思维诱向画家的感觉，也便见出创作者的功力。

我一向相信中西方艺术出发点不同，而又殊途同归。从终极处看，都是对大宇宙的详解。据此而以为佛家“空即是色、色即是空”可以代表中西方艺术的两种走向。以绘画为例，中国画以白底宣纸为背景，做出无中生有一类事情，体现了“空即是色”的哲理。西洋画总必得在背景上打满颜色，用透视法让此在的景物空间位置精确，让目睹的光与色逼近物理，有一种想从个体此物逼供出宇宙真相的姿态，真做到了，便应验“色即是空”。中西方文艺互相倾慕、乃至交互融汇，正是由于终极的共同。

卢中见近年一些国画创作，正在渗入西画的一些技法。《女织图》上，先让线条墨韵画满画足之后，铺张鲜明的红、蓝、褐诸色，使一群在简朴环境中生活的渔女壮实健康的形象毕露出来，有几分印象派做法，将大色块提醒视觉的做法运用到对潮汕民俗题材的表现，已显露出卢中见自己的风格，像《潮汕英歌舞》、《潮汕布马舞》系列，便是一种成果。

由潮汕独特的地理环境与人文背景，潮汕民间祭神活动已演化为许多具代表性的民俗文化形式。潮汕本土画家大多因熟视无睹而未作出反映，而这题材对从外地移居潮汕的卢中见来说，则无疑为他提供了一处难得的表现视点，由惊讶而产生出创作欲望，他着眼于与神有关的人事活动，以斑驳的色彩表现奇诡的神秘感，从画面上塑造了成功的形式感觉，我想，随着中见的创作心理与潮汕民俗心理的靠近，中见将会创作出一批较有内涵、更有味道的作品来。

1996年

“未名展”的意义

美国社会学家戴维·里斯曼把社会形态分为三类：一是“传统引导”的社会；二是“内在引导”的社会；三是“他人引导”相揉合的社会。戴维·里斯曼把“内在引导”的社会假定为，在这个社会里生活的人自信自己的创造力。那么站在艺术这个角度，我们无疑期盼着进入“内在引导”的社会。一位学者说得好：一个民族无论大小，只要批准她的艺术家持有个性，就可能指望回收创造力丰盛的大师。

时间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我们汕头，数日之内可看到一个画展已是事实，并且，点缀在街道楼宇间的商业画廊似已形成一种景观，这种物质富足带来的人文环境的改观无疑是鼓舞人心的。只是，我们今天能看到的画展多是传统山水、人物、花鸟，它们出自公认的名家之手，一笔一画，变成了一种众望所归的模式、定式，这种商业操作与习惯操作的结果，强化了地方审读方式与心理定势的单一，陷向“传统引导”的偏狭认同与选择。它无疑是艺术国际化、多元化过程的一种障碍，如果没有一些学术性的大展的互补，艺术创作的原创力将逐步被消解，造成一种互相模仿、复制的不良风气。

事实上，艺术自有其内在的演变规律，每一个时代，每一处土壤都潜伏着渴望变化的愿望与呼声。从与社会有着一墙之隔的校园中，我们感到这种呼声的清越与自在，校园的纯净使大学生们敏感于时代思潮搏动的形迹。纵然由于国度国情环境的局限，他们渴望一睹享有国际声誉的大师的真迹的可能性几等于零，但从大量的书籍、印刷品图录中，他们倾听着大师的呼吸，这种隔纸之憾由于他们出自内心的崇敬，使他们在纸上一遍遍的抚摸中幻觉自己确已置身于大师发出的气息之中，他们的嘴边最早熟稔地挂着塞尚、高更、马蒂斯、凡·高、立体派、表现主义、新现实主义之类具有国际影响的画派和大师的名字，他们的原初的热情沉迷于新鲜的艺术表现形式，流露出如处初恋幻觉中的陶醉与冲动。这种冲动的结果产生了他们最初的艺术样式，同时也产生了对象化认同的愿望。

我们今天看到的“未名展”参展九位汕教美术系学生就属于这样一群，他们或耽于学到的技巧愉悦或对个性表现初露倪端的欣喜，但有一点是他们所共有的，那就是对粹纯绘画表现出一股真诚的热爱，站在他们画作面前，你可以以一名过来人的成熟目光挑剔他们的画面，但面对他们创作的真诚你却丧失被拷问的勇气。

艺术贵在真诚。由是我想象他们像一群小小的牛虻，歇在今天现代艺术表面那层厚且坚韧的牛皮现实上面，使劲地吮吸着里面的新鲜血液，这过程让观者也同样闻到现代艺术流淌出来的一点腥味，这种直接享受显然比听西方无数个现代艺术神话刺激得多。或许你见多识广不屑一顾，